

寶

楚寶卷二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姪象濟較訂

眞儒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爲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

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
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
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
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
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
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
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
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讒口臨之甚

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

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

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

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

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

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

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

於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煢
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
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
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

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黃庭堅濂溪詩叙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

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其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閱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廻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爲之下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歲乞身老於

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惸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敦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敦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思詠先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

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羨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紘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爲壽。蟬蛻塵埃兮玉雲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閒挐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爲蓋兮倚芙蓉以當伎。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爲家。懷連城兮珮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

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擬晉今誰余敢傲

朱熹通書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

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
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
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頓其宏綱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
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
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
采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
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
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

久乃若纔有得焉雖其宗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剏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魏鶴山邵州祠記曰自孔孟以來為五百年者三矣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罷而不知一

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雜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
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而不知剛不一於善柔
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而不知陰不一於
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
二程先生得其傳道日以彰迨胡子朱子張子推
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爲藻
飾詞辨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爲給取聲利之計故
胡子曰棄不貲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
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

生所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爲釋老而世莫之悟也

鶴林玉露曰王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

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廬山濂溪考

按廬山稱名其說不一據豫章舊志則廬俗本姓匡其父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鄱陽曰越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修眞此山故山以廬名矣從其姓也據遠法師志又謂殷周之際有匡俗先生者栖止此山時人呼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從其居也據周景式則曰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廬于此山後來羽化惟空廬存故人以名山亦從其居

也其山西方周四百餘里婺部之巖萬仞懷霧抱興苞諸仙迹故爾山水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周茂叔濂溪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五里宋晦菴云茂叔卒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亦在府城南又張南軒云濂溪里名也先生家世其間及寓于他郡而不忘其所自故亦以是名溪在道州城西二十五里即先生故宅

周式

周式湘陰人有行義爲嶽麓山長祥符八年召見拜國子學主簿詔留講諸王宮式辭賜對衣鞍馬使歸教授鄉里增賜中秘書勅賜嶽麓書院名額

張栻嶽麓書院記曰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向壑木茂而泉潔爲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其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爲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誼著祥符八年召見

便殿拜國子學王蕭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繼不絕

聖楷曰周式行事無所考見以其為書院之初始故足錄也其後湘潭有鍾震湘鄉有周奭彪虎臣諸子皆以經行修明不愧正學蓋是時朱晦翁張南軒唱和于江潭胡文定公父子家南嶽山下而道州尤為茂叔故里蘭槐之根漸澤之在人故君子君必擇鄉游必就士不可不慎所漸矣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餘、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

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衣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其於昆季尤篤友愛又爲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原爲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之思無邪孟子之以意逆志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

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泰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柯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

足、者、也。其講解識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
文、集二十卷、七、子、論說謚諷譔說詩、論連州司理參
軍、誄湖州歸安王簪、
聖、楷曰周堯卿、與、元、公、生、同、時、居、同、地、其、經、行、又、
見、重、于、范、文、正、諸、人、而後儒卒鮮有稱述之者、甚、
其、學、固、不、欲、使、人、知、歟。抑、地、僻、達。著、作、未、易、流、通、
歟。然、宋、史、有、傳、故、里、有、墓、猶、可、得、而、考、識、云、墓在
永明縣、紫微岡、

朱震

朱震字子發荊門軍人即荊門州登宋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任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荊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

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冦來則禦冦去
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
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變而動席捲
河南北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選秘書少監兼侍經筵
轉起居郎建國公出閣以震為贊讀仍賜五品服還
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
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頋寵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選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為盜天子以為憂
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

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贓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畢享廟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祭饗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眞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以日易月可也

在令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來用御
史趙湞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禮明堂七年震謝病
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足疾不果震經學深醇有漢
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穆修傳
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
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
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二程邵雍
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
惇頤作通書程頤作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

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

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

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

詳焉其論圖書授受原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聖楷曰宋自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

始召楊時寘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沖朱震俱

在講席薦尹焞甚力旣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

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於是尹焞辭疾不進胡安

國奉祠居衡陽朱震引疾告去不允至紹興八年

震疾亟爲尹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憮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爲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聵恐教兒費力爾觀此則震之出不苟就死不忘君有超絕諸儒者矣所著易傳十一卷卦圖三卷易傳叢說一卷載宋藝文志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歳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復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旣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死樞曉以徒死無益汝

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開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

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其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召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

問文名擅一時其內隱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本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子卿月克紹家學云

姚燧序江漢先生死生辭曰江漢先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見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克

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幾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丸金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鬭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視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

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囘其從生之志敗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易之禍妻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金遺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其胸中慘惻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已死者有之輕有爲知已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疑序所與言者聯之

歐陽玄趙忠簡祠堂記曰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

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爲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觷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冑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爲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元煟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

朱書北度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愚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于有司於是天下學術稟然一趨於正時相泰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爲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賁翁請即解之閒喜縣學爲忠簡祠云

北學諸儒考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少知讀書有膽略太宗罷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

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會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楊惟中乃與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

將將盡坑之樞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戚數人逃入篁竹中脫免援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因棄官去攜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爲宗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會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樞仕至翰林學士承旨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衡幼有異質

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疏既逃難岨崍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力踐言動必揆諸義後仕至集賢大學士年七十三卒諡文正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其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卽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其有是也。卒不仕。歐陽玄嘗贊因畫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

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西陸以世祖之睿而遇不能致之時生鳥[illegible]麒麟鳳皇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illegible][illegible]往也[illegible]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世祖即位以

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爲宋所拘留。經不爲屈。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乃經題也。

楚寶諸子論次

史遷班固叙次諸子不辨陰陽儒墨後世均有譏焉原其初旨洙泗之閒儒分大小微言既絕學益多岐喬宇蒐瑣淆猶區晉譬之朱門甲第舍而弗居於市肆中自占一隅而號於人曰我華胄之子也人亦孰從而别識之哉是則儒効之不彰不能與縱横名法家爭固非一日矣楚自鬻熊子爲文王師始有子書然其語惟賈長沙時時稱述之他亦罕聞其後柱下之老滕園之莊皆奎于楚而子之書始爲經然老與

孔子同時莊與孟子同時未聞孔孟攻老莊則老莊之書斷乎其未可廢也若夫鬼谷爲儀秦所竊鶡冠祖黃老用世老萊亢倉各有所託以行其書眞僞相半吾誰與語庶幾陸生可起冢中之裝猶可值千金云述諸子第十二凡一卷

諸子一

鬻熊　老子　莊子

鶡冠子　鬼谷子　亢倉子

陸賈

楚寶卷二十三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侄廣春較訂

諸子

鬻熊

鬻子名熊、芊姓、季連之苗裔也、年九十、始見文王、王曰噫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著鬻子二十二、

晁氏讀書記曰、鬻子一卷、按漢志云、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逢行珪註、永徽中上於朝、敘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

高氏子畧曰、鬻子書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夬矣、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

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鷙鳥將擊、卑飛翮翼、猛獸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啟、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蘇意太略滑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爲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緝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唐貞元間楊伯存嘗言、予書、起予、驚態、此語亦佳、因錄之、

楊用修曰、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予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贋本、無所

疑也擬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下至而中敬其上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至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論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餒

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夭閼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傳之以冠于書亦愈于傳贗售偽也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

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

年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王弇州曰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

子而儒者宗吾孔子孔子之教蓋萬世人王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始所令。遂抑絀老子以爲異端。而老子之徒其術部詭誕者。觀西來之跡宏奇高大。炫燿一世。遂不暇與吾儒辨。而更竊讀其徐滯。以求與之所。而並傳。蓋豔釋迦之稱累剌。則謂在伏羲爲鬱華子在祝融爲廣壽子在神農爲大成子在軒轅爲廣成子在少昊爲隨應子在顓頊爲赤精子在帝嚳爲錄圖子在堯爲務成子在舜爲尹壽子在禹爲眞行子在湯爲錫則子在周

始爲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
其後猶未已也遠者姑無論已前是而爲廣壽爲
大成後是而爲隨應爲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
非異代也一時而爲三子何遷逝之速也三代以
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爲而不一及也乃至謂
老子生于商爲周文王守藏吏曰燮邑子武王時
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爲經成子遂西游流沙
康王時復還曰郭叔子昭王復西遊云○云蓋又傳
今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

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麗迦之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人以爲長人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怪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至聖也其化而爲太上靄眞至歟也又奚必借西方之索而矯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絀而指爲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體至虛而不悖其用廣大而能泯其跡精以治躬麤以治天下取之固逢原矣大道廢有仁義仁義中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知言長君子之于世甚樂乎其名也仁義也孝慈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有之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者絕其名復者復其實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解其文義而妄爲之闢荀卿氏所謂賤儒也

聖楷按玄妙內篇眞靈位業諸書載老子事頗多詭誕且多託西方化跡以尊大老子非道德之意此俱不取

楚苦縣考

按苦縣即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也其地尚有苦縣城舊屬西楚水經注曰渦水逕苦縣故城南至瀨鄉老子廟東中有九井又有李老母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

莊子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實事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重、猶卿相尊位也、予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朱子語錄曰莊子與孟子同時、却不曾相遇、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只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

聖楷按、今鳳陽臨淮縣、有莊子墓、定遠縣有漆園、靈璧縣有蒙

山上有南華觀云周嘗隱此其地戰國時屬楚或云蒙即今蒙城縣然未確

譚元春遇莊序曰童年讀莊未有省也十五年間凡六閱之手背出沒微殊昔觀茨間四閱本文一閱本文兼郭注一閱郭呂注旁及近時焦陸諸注又回旋本文撰遇莊總論三十三篇如其篇數益歎是書那復須注不易之言也注彌明吾疑其明注彌貫吾疑其貫閱莊有法藏去故我化身莊子坐而抱想默而把筆泯然而游昧昧然涉我盡莊

現循視內外其有不合者聽於其際與其數如兕
兕物物利兕止又如物獲兕益不嘶兕故因而遇
之苦昧何極口弄物外之言手弄世外之事稽厥
行藏伊可恥也龜猶枯魚心迹超然因而遇之情
桼一洗於物中爲人入中爲男登如衣梗隨水還
流登如落英隨風近遠不發大寤自同蟲豕何往
何來念之悲動因而遇之雞鳴不已洞天恭散雲
霞尚身實不可塞閼不可爲爲而塞之魂魄爲宅
吾瞑目恬氣伺厥升降因而遇之齊成面語傀物

者傷○畨人者畨○鵬飛蝶息○不出入間○因而遇之○其
老易之旨乎○寧瞬勿宜○寧誤勿蠻○寧斷勿紉○紉刺
我指○如○寥○古○人○語○半○分○手○因丶而丶遇丶之○空丶牀丶不丶寢○文
理漆倒○莊騷同思○我愛天問○濩濩如訴○瀟蕭雷電○
即記其霖○前絲後絲○總不相連○玆談羊蟻○胡乃及
魚○見丶魚丶書丶魚○想丶亦丶如丶是○圖丶而丶遇丶之○以丶破丶吾丶拘○至巧
者化工○人敢稚拙○仰丶而丶思丶天○寧丶不丶怪丶絕○聽丶彼丶小丶草○
蓁丶蓁丶栥丶采○小丶蟲丶跂丶跂○其丶殼丶青丶黃○天地大文○亦既工
此○海丶入丶其丶塘○嶽丶入丶其丶牖○艇小艇大○愛玩終日○因丶而丶

遇之字句我師彼笑且傲此怒而爭傲者又笑我寓言耳父前不拜抱頸以嬉不揖密執跳弄酒歌豈曰可答他人反恭莊不云乎大親則已矣因而遇之詆訛何有哉客有從予問莊者曰已哉止哉誣莊者自誣注莊者自注十夫之灌溉不如細雨之滲漉端居絕念可以一過逐步追逋忽失其處予應之曰是也雖然予既化身爲莊矣遇莊者夫豈予哉且夫景純有筆入夢求還輔嗣玄理出塚相告精文妙道神鬼所戀如此吾不忘莊莊必繞

吾晨宇夜池劃別吾齋廳濕吾硯往來不絕豈但遇也

聖楷曰若以文字說莊未有快如譚子此篇者雖然且質是事試看憨山道者發明趣向其言曰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真真實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棄形釋智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入情

一一靚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莫實逍遙快活費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治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相求故大不相及要且學踈狂之態者有之未見有以靜察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莫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鶡冠子

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

韓愈讀曰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

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陸佃解注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為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原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

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舛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高氏子畧曰列仙傳曰鶡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道家事則皆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鬼谷子

鬼谷子西周楚人、受道于老君、居、遠、安、嘗入雲、夢、山、採藥服之、顏如童、蘇秦張儀、受業三年、辭去、鬼谷子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後不知所終、

袁淑眞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illegible]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

御折其枝派溢其根上無徑尺之蔭身被數千之瘢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予不見當代之松栢華蓋之檟桐乎上枝下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高氏子畧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令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

師又曰入動我靜入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願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

聖楷按隋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隱于鬼谷又續仙傳曰鬼谷子即王詡也得道爲地仙此說詞不足信大抵諸子姓氏

多半採入神仙於此益見方士之陋

雲夢山考

按蘇子由寄題淸溪寺詩自注云在峽州鬼谷予故居日華瑣碎錄曰峽州玉泉鬼谷洞前有叢竹竹葉有文成符葉葉不同佩之可以辟患今荆州遠安縣西南六十里有雲夢山峯巒聳翠一名淸溪山有鬼谷洞是其遺址也遠安原屬峽州又史記索隱云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者非

亢倉子

亢倉子襄陽處士王士源所撰也、其自叙云、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恒嶽、咨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脩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冢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齊至、

晁氏讀書記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

尙不能有事實、又況敢其語而益之者、其爲誕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眞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源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粲註、

高氏子畧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老氏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眞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褒乃趨世好迎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聖楷按子書之僞不獨一亢倉子也但亢倉子爲楚人所撰其書宜屬之楚故詳采諸論與其自叙

使讀者有所攷焉又王士源高氏作王孫或者士
源以字行耶晁氏又作士元此是聲訛併正之

陸賈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

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

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詎音）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

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

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

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

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鍾伯敬曰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辯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

下之張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
勇、賈皆與闢焉、及漢有天下、可以與所用賈矣、賈
乃起而有爲、其一說尉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
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周平
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
顯發、發諸臣鬪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挺築之
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諸臣之所已爲、其
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務其全力、以穩[illegible]、[illegible]
能而已、抑亦置其身于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

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
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
亨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
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
王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
生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
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于胸中
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

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嘗其將智如陳平燕居深念以計慮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爲侯鯖不出杯杓筐篚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下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於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

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學之功止可當一婁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金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于此也

聖稽曰陸生具大奇智辯才兩使越皆如意旨交驩平勃卒誅呂安劉功伐偉然且夫漢高當馬上歌風之時生獨陳說詩書不襲泰故其視叔孫通雖何啻霄壤哉苟人有云新語來奏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漢

之文教習實啓之予友鍾子謂生蕊炎雄有道術

而號以辨士自晦知言哉子故以爲諧子中之麟鳳也

楚寶孝友論次

孝庸德也人以其庸而忽之故奇孝著焉嗟乎孝又何能奇也吉甫一信其妻而伯奇放楚康三流其臣而棄疾宛石奮不以父廢法莊善不以祿私親其秉志操心蹈禮中節千載而下未有能知其委曲者也至于冒火伏棺捕魚泣筍舐盲嘗糞負土成墳往往至情所發通于神明又豈有希覬行善之心哉乃後世殘忍者動以刲股割肝爲苦孝而疑之是使血誠之子不及全身飾僞之兒等于曾閔天經地義於斯

氏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何怪同氣之相戕而友于之義罕有聞也予傷之痛之述孝友第十三凡一卷

孝友一

尹伯奇　棄疾　伍尚

石奢　莊善　申鳴

申喜　古初　孟宗

庾黔婁　韓係伯　柳霞

樂頤　豐泰貞　孫晉濟

王玄紹　力僧護　尹怦

楚寶孝友論次終